

歷代易覽序

歷代易覽二卷馬公本初既纂以成書持授余請之始
周訖宋上下千數百年宇宙之離合帝王之區革人物
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善可法惡可戒不待結金匱石室
之藏而具見大較如指諸掌蓋其之叙曰史之為書自
左氏內傳司馬遷之記之後編年紀傳之體常並行
於天下雖有作者不能易也其體之外然綜括以成一
家之言則唐志之所謂雜史其章雖不備其義例不
分君子取其便文以嘉惠承而已昔溫國司馬公既



修齊治一述鑑史夫載籍浩博去易通明述約之為舉要
歷天約之為歷年圖入折其中為稽古錄其言曰歷年
多而舉其大要則用亦少而見大今切今之初是編猶
溫國之意也溫國諸書今刊行民間考唯通鑑耳其
蓋不多見雖支樞之節要陳傳良之本末亦僅存存者
余每惜之韋市之士處乎窮鄉下是有志於學而力不
足以致天下之書身心富貴者力足致之而或不暇殫
其歲月之勞一旦得公之書豈不深可藉哉古之學者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守卓約之說而
業復攷求諸史以廣其見聞之益吾恐非庶大精微之
學也豈著述之意哉故書其端以告承學之士本初以
進士起家師事信安戴君迪先生君迪邃於春秋其傳
蓋有所自云

古樂府詩類編序

太原郭茂倩哀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采其可傳者更定為
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為尤甚自制
氏為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
之知者鮮矣况先王之聲音文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
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
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存乎其辭辨其聲而意可見非

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至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謠詩入
之說也至于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
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獨何樂蓋詩之為用
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
微章結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
美人情節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
用而不厲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
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畜強者多悍淫亂
者忘反憂深者思憂其或好樂而無主困敬而思治亦
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入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

其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勝唯所以用之

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為閨
門外之為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駒虞之風情深而
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
俗今茂備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
吹鏡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攷之漢魏晉而近古其降
也為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為晉之東其
辭麗遂變而為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戎而隨唐
受之故唐初之辭如嚴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

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高其學追琢鑿精會不能希列國
之風而况欲反乎雅頌之二遊不易矣是以平廟祭祀
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言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
巨之間則非有齋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群下
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詭巴渝之舞燕伊之技莫不
雜出以為中國朝廷之用怕心盈耳不復知其為教化
風俗之蠹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者其聲詩蓋有
是言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憾焉吾於此見其風氣
之溷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
是非邪正雖去之千載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
見者則詩之為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實
吾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王氏數學舉要序

數何始乎始於古之聖人六卷九章蓋太昊軒轅氏所
作也其學則古無有也六藝之教在小學八歲之童習
之而九數在當時猶一藝尔道術裂於天下百氏之說
並興天下之言數者不必本於儒而儒者亦罕究其真
於是有國者立於一家之學五曹孫子之科隸在園子
雖以之名家可也然議者猶以一曲病之故其學之興
也不能如古之恒久其為教也微之於今而不可得方

田之法廢則度地不得其要粟米之法廢則交實不通
其變以至稟稅積累則無畝分少廣以所之高深廣遠
則無重差勾股以御之間有名其術者舉一貫一幣一
程一度銖而乘之銖而除之寸而乘之寸而
除之終其書不出乎此學之者終其書不得其術亦惑
矣吾不知古所謂五曹九章法者亦煩焉否也意其不
若是也必矣數者天地之紀也萬物之統也唯聖人能
舉之聖人達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不達乎天地萬物
之情以言乎數者則賴有聖人之法存焉耳當小學既
廢之後法之存者鮮矣雖世所謂通儒或莫之能於是
不言之者吾乃以其不能而病之亦惑矣且百氏之說
不適於用君子不病之是雖不當於古豈不愈於百氏
之說哉故吾於王氏之書有取焉其言九九奇兩之法
較之世所見者約而甚嚴于以均多寡比輕重揆高卑
準遐迩或盈或朒或正或負經一衍萬極乎北京心載
其用不窮其意亦將授之於人非欲人之不知也使數
學復興則是書豈不廢吾惜不及見其人而獨得其書
以論之其有深於此者吾亦不敢謂其盡於書也吾聞
之物生而後有象而後有滋莫非數也豈必由其術
者然後能通之哉苟通之雖謂之儒者可也而儒者之

學則大矣

風水問答序

烏傷朱君彥備故文懿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游景文嘗有志當世充賦有司不合退而業醫猶韋其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右又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答書成示余雙溪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隕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濶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為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秘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辨之以為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為宮室以處審曲面勢得則言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祖宗之袖上恭于天舉而葬者杜骨耳積歲之久升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共故槩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間圖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土事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為都邑宮室設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職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

欲擇之其北城禁令竄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為得也惜其言不克於二百年之前終與山陵改卜之議晦菴朱子以忠實稱夫以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華乎其入觀於天下之義理多矣而篤惟蔡元定之說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於勉齋四傳而為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計其平日之所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贊之日必能是正其說傳信於人而願使翰得而讀之豈知言哉且翰先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而不暇擇嘗惕然於先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書欣然如獲拱壁昔里有余楨者以是術游江湖間者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準虞公稱其有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楊之非而不悟拍蒙非輅所作則與翰同一惑也書之于篇朱君其幸終有以教之

趙氏合族詩序

天下之生皆同胞也而吾觀之一邑之間為秦越者不知其幾焉一鄉之間為秦越者不知其幾焉甚則一室之人猶秦越也喟然思之何其相去遠乎哉意者不幸生今之時民不見德其少恩固宜則求諸古而觀之賈誼稱庶人父子之間借耰取箒遽有德色評語以相夷

則當時之為萬石君者蓋少而如誼所言者家自為秦越也吾猶以為漢承秦敝其少息去禮義固宜則又益求諸古而觀之有周之興可謂美矣而芻蕘之詩有終遠兄弟之歎杖杜之詩有獨行踽踽之怨其宗族兄弟既不足恃欲得他又而親之又終莫之顧而比焉以文武成康泰和之風陵夷至於如此則所為秉彝好德者其心安在哉天理微而已私錮之耳吾豈以是誣斯世之民乎金華吾里也比歲兵興吾從事於外間而歸省先墓見其故又長老朋友間未嘗不雍々然過妣友家數相勞問見其長者少者益怡怡也范先生曰今趙氏

合族以居美長曰伯明以曰友又次

奔諸孤之日皆幼也家落食指象懼不足給又歲頻苦兵革人思逃難故其兄弟散而居之逮今二十年妣友既買地合葬其先世之喪積其所有卜居雙溪之南復迎其元命其弟同室廬以處之登爨以食有無相通而欣戚無間也此於名教蓋有餘焉余聞而嘉之今天下之人心習於故常風靡波蕩非有先王九兩之法以聯屬之必大譴大何入於禁網不得已而後有司舉刑罰以繩削之苟不至是孰訾之哉故吾人之家不待壯而出分貧者至老而無所歸姻友不加詰問里不見讓以

是為固然耳則今對友之是舉也孰使之吾固知其兄弟之間將有油然而不能已者而甯非秉彝好德之良心乎人推是心天下為公大道之行不在於古而在於今矣吾猶得而見之乎今以孝義聞天下稱浦陽鄭氏其後永康眉山三兄弟聞而興起且以鄉人歌誦之訖幾如也伯明其尚以鄭氏為法以斯人者為戒則先生之言傳信於將來余故取而書之以為趙氏合族詩叙

吳氏家慶集序

家難而天下易儒者有是言也不難其大而難其小其

故何也人其不味無詳舉而居以有真如

昭德以儀之不協者有政焉於政不協者有刑焉大公之道也舉吾大公之道雖誅之可也有家者安得以是而齊之十義之列自君臣以降有一不致焉將喻之以道教之以正睦之以恩閑之以禮且懼其相夷也相齟也無攸遂也非有政刑之可加不遇積至誠以感動之自引咎可也家國之相去豈遠哉而人情事變之難處恒在乎骨肉之間能率一家之衆為孝友之行無有間言者吾見亦難矣在虞自越來迺為余誦其鄉人吳氏之美其言曰吳氏自唐文簡先生家于越之山陰後

又遷于諸暨之孝義里世載耿美卒于後昆則有筠而
翁焉翁德居不仕勇於為義顯人之急如弗及又以長
者稱之其子曰庸曰原皆以才克肖有事服勤于外竣
而反命則率三諸孫筵等晨夕問安否而翁教以禮即
冠昏喪祭行之男女百餘人莫不唯之致謹曰吾翁之
教也翁年八十有七其五世孫肅始生賀客趨至翁坐
堂上姆抱肅見客頽暗咨嗟感起為壽其事可繪而傳
也州大夫聞翁之風者被行境上必以禮就見

國家有造之初樂公鳳來署州事有故不及其門則致
書喻意若將憐然是時翁猶無恙今不復可見惟是四
方之士所以尊高年美善行者其詳固存傳示子孫是
益充其宗未為無可繫類昇一言以叙之嗟夫人常以
家為難治余觀南陽鄭氏及今吳氏不遠千里之途並
以孝友著于二邑之鄙何其盛也余雖不獲造翁之間
登翁之堂如鄭氏相與之親且久而桂侯之言諸作者
之辭可徵也獨念翁一布衣男子可教行於家能為古
人之所難者如此故身荷爵祿民戴其耳目以視聽處
勢重矣又有國之政刑在焉宜若易矣然未聞庶幾於
古者何哉往矣儒者也方推其孝友之政以敷于吾郡
必知余言非虛天下亦因者以勸忠焉

浦陽鄭氏之友東南達今同居者十有一世余
所見者五世而然而同遊老而相視無忘最久者惟伯
陽兄弟伯陽兄弟二十餘而同母者三人焉今年伯陽
七十有一二弟仲德六十有七仲舒亦六十餘既壽且
康人以蒸茶而林君子山繪之為三老圖仲舒以書遺
余曰古所謂老者將憲以乞言也吾兄弟素敦朴於言
語無所求長而威儀動作亦未必可憲也昌取而圖諸
吾懼無以紹前美而垂後昆將益脩敬愛以堅晚節則
所願耳律有以激其衷庶余壽命亦如言曰天之所界
不能違天所不界力不能取予何憚乎真元之氣人
鍾其粹者鮮矣粹而際其會又鮮也際其會者鮮矣會
而保其全又鮮也而況於克昌厥後益又鮮矣故古之
君子言人之善不徒美之必綴之以多福焉故其詩曰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稱人之福不徒祝之必介之以
眉壽焉故其詩曰既多受祉黃髮兒齒斯亦至矣而猶
以為未盡其期望之心焉於是而曰君子有孝子也於
是而曰永錫祚胤也言之不盡而又言之求其人果孰
膺是乎蓋亦難矣自成周已來祿天固畜於人氣之所
鍾不齊也漢荀爽唐薛稷敬之兩人仰之若龍鳳可謂

鍾其粹也其會矣而壽若果何也哉徐伯珍李仲黃人
稱之為四黃四皓可謂陰其會保其全矣其祚胤又何
如哉蓋未聞也然則伯陽之得於天者厚矣當天下改
物之初伯陽偃處疆場一彼一此無常利之有乘間之
心仲舒遠仕邦土遭世頽覆殊鄉異井無期功之親詎
虞白首復有今日之集乎兄、弟、怡、愉、不待爵
祿而多福綏之美不事服食而壽考介之矣而又甘旨
之奉不違於時則有孝子矣孫曾之衆螫其未艾則多
祚胤矣凡詩之所言固備美矣自夫人處之逍遙山阿
優游畢世何適而不可哉而中舒詩其二兄欲乎猶諸
生也君子知舊氏之世德於斯在矣繼自今益篤不忘
國家崇養老之義惠也乞言也必將有以取之余且望
聞而趨采僂華之芝酌麟溪之酒合群從取詩人之辭
咏而歌之以為三老人壽是亦異姓兄弟也試以諭諸
予山鄭真故事猶存圖中容有此客否

全鳴集序

物生而形具矣形具而聲發矣因直聲而名之則有言
矣因其言而名之則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詩又
文之精者以其取聲之約合言之文而為之也豈易也
哉近之於身遠之於物大之於天地變之為鬼神與凡

古今治政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載者取而永歌
之載賡之不費辭而及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若是者
豈非風雅之遺意哉宣君子有以取之吳郡高季迪少
有俊才始余得其詩於金華見之未嘗不愛及來京師
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謂正鳴集者閱之累日不已合古
今休數百首其事雖微可以備史氏之懲勸其辭則余
之所欲模擬而莫之二者鏗鏘振發而曲折宜如也果
何自而得之方吳郡未入版籍不幸為僭竊者據之擅
其利者十年矣士於是時孰不苟升斗之祿以自活藝

金閨李迪日與之爰自不免焉頌乃率其壽頌昌和承
山之厓水之濞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對之合毫仙

鳴聲叩之及其得意又自以為天下之樂率不足以易
其樂焉此其所得為何如哉吾聞鐘聲鏗而立號石聲
磬而立卞然聲衰而立蕪竹聲盪而立會鞀鼓之聲謔
而立動若奎鳴之聲果何音也其西音乎南音乎抑太
古之遺音乎不然則天下將治正始之音將作而此其
兆乎何為一旦而及吾耳也得乎天者不求知於人求
知於人者不得乎天季迪不求於余而余知之者商聲
之歌不必出於己也而曾于歌之歎氏之頌不必費律
也而後世稱之則季迪之樂亦余樂也嗟夫懂、往來

朋從尔思 馳騁為余 豈羨吟風弄月之趣乎 李迪由是
求之其於道也樂矣

屠先生詩集序

屠先生彥慈 起之諸暨人也 先生少處里閑習 為吏黃
文獻公判州事 見其才之剋合 就學遂折節謝其故 等
夷 彥慈於六藝之文 百家之言 久之學乃大進 監書博
士 柯敬仲自京師歸 延致兵中 率吳中諸生 師事之 吳
為東南都會 而敬仲放達 喜通賓客 至者皆中朝賢貴
人 則四方之將士 數學相長 凡國家之故實 前代之儀

注咸與有聞 方是時 天下之知先生者 非直黃松 嘗謂
公 夫夫著聲 譽者 性 是也 元有國 自至元 松嘗謂

後人尚文 而器能多不足於用 先生雖儒者 所負魁
然而 蒐括盡天下事 出入古今 成敗利害 瞭乎若燭照
而枚計 近在目中 貴人與之游者 聽其言 莫不厭於心
然 說不引手 援之以為國家用 低徊不偶 僅以春秋試
有司 取一教官 反出白誓 少年下則其平生之情 歡愉
怫懣 憂思 玩慨 觸於物者 宜有以昌其詩 而發焉 余始
識先生於吳中 先生長余數歲 及再見于婺 俱且老矣
間 相與言詩 先生雅不自多 乃曰 子於詩可謂力扼虎
射命中矣 余聞之 恐甚 先生其詠我耶 先生既沒 余與

其二子亦久不見前年伯勤自越來言先生之詩已彙
次或快徵為之叙今仲敬又來復徵余言後死者烏得
肆之古詩變而為選選變而為律雖有作者恒窘於聲
偶研揣之間患不足馳騁以極乎人情物理之妙觀於
先生春交采得之自然時涉恢奇不失乎當能發古
人之所未言而悉吾意之所欲言乃知先生昔者巧力
之喻於今見之矣夫詩者所以言乎其志也先生之志
不伸於當代豈遂泯而不自於後世乎是用語其二子
姑懷感之天下當有采而傳之者矣

送徐次淵序

古之言難雜以治得民何治也己之謂也不正乎已
不可以正人矣不正乎人不可以得民矣故吏治之失
自秦漢始賈誼深詆之為其徒事刀筆以簿書期會為
務不知政體也秦漢之制吏必試書法諷書不及九千
字者不得為吏上書字不三者輒舉幼其失以秦人之
趨簡便而不尚如此是刀筆吏亦未嘗不學也况於古
乎故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信安之士徐文昭
嘗從其鄉先生習舉子業成起家為吏大府數歲
不待書秩執政者拔而用之授烏傷簿烏傷由顏季子
得名古邑也文昭循謹而知學良吏也勾稽簿領之外

將有以得吾民乎言正己不可也故鄉人嘉其行而
為之序

送胡正辭叙

延祐初詔天下郡縣選用諸生為吏諸生多學官弟子
習俎豆修詩書之業一旦起家持簿書筐篋與刀筆吏
伍或不顧也即有顧為者豈吾諸生哉即吾諸生為之
猶不顧也余嘗以是相天下士矣士有胡正辭者受詩
於安陽韓先生學既通舉進士不利念其親則皆高年
冀得祿以養自越來吾後居歲餘去補吏台郡戒行李
有曰舊鄉交游之士咸以錢之徐國宗人也過曰
是行也人將以為然非吾與知子爾不顧哉子舉進
士時吾見子已斲然矣今反用伍刀筆吏乎殆子之親
老矣不可以不仕然國家選用儒者非以簿書期會迎
合上官為諸生能也又非以刑法食貨賦稅民為諸生
習也郵縣久苦刀筆吏苛詐而諸生起學官良謹有補
行且信詩書之業明先王之道可致太平之治子為吏
幸無以刑法食貨簿書期會佐良二年石則吾宗人所
望也

黃巖戴氏公族詩叙

黃巖戴志道積貳萬石大家宗族詩序且二十年

有誓志道父子辟風山中人自亡匿不相見者久之事
平始歸如故於是其子曰祐曰祚曰禧曰祖曰禮五人
者奉其父相與謀曰吾嘗向幸脫虎狼之口而田廬貨
賸幸不為強有力者之資追念山中日夜悲望恐無復
平生營則公何忍遽自棄哉而不共此有乎乃合族數
十人同居共爨而志道年六十餘髮不白精力不衰
其子姓習為孝友事親孝不倦鄉人稱之余聞其事於
永嘉李君得其篇什觀之乃為之言曰天地之間有生
者以類而聚火之為物也陽之屬也故炎而上水之為
物也陰之屬也故潤而下上下下舉其生不同其類

驚之生也其翔而集者必其羣而後心其躍而潛者必
其隊而後趨其或觸搏噬嚙而去者蓋必有異焉者矣
至於人亦然人之相与處者天秩也非物比也國之君
臣鄉之長幼家之父子夫婦昆弟自有生以來未之能
易也而家為景親今天下不幸多故民苦兵革傾側之
危懼即有倉卒扶老携幼流離顛沛於道窘甚軀身去不
暇顧男女剪為俘囚殺戮相食吾恐生人之類且糜爛
斯盡也於是而得戴氏之事以見天理之在人心如青
天皎日而人類不至糜爛斯盡者蓋有以也夫務偷天

下之猛獸也其性嗜食人獨不聞麒麟騶虞為其所殘
善人君子天寔相之引公藝安自倫之流唐隋大五代
之亂而卒自有家於數世不替計其人在當時智不加
於楊素勇不作於賀若弼善宦不墮於馮道積貳不富
於張筠其所積習不過尋常匹夫之行焉於孝敬友愛
而已耳人歟氏父子兄弟既折而復合焉是以孝友開
廷之始也登人之築基之不固則積之不厚消之之流
沒之不深則引之不長尚殫厥心哉

國家之制五世同居者旌表其門異時寵渥所加不在
其身必在其子孫矣

金鳴集序

物生而形具矣形具而聲發矣因其聲而名之則有言
矣曰其言而名之則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詩又
文之精者以其取聲之韻合言之文而為之也豈易也
哉近之於身遠之於物大之於天地變之為鬼神与凡
古今政治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載者取而永啟
之載賡之不費辭說而極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若是
者豈非風雅之遺意哉宜君子有以取之吳郡高季迪
少有俊才始余得其詩於金華見之未嘗不愛及來京
師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謂金鳴集者閱之累日不已古

今体數百首其事雖微可以脩史氏之懲勸其辭則余
所欲摸擬而莫之工者鏗鏘振發而曲折宥如也果何
自而得之方吳郡未入版籍不幸為僭竊者據之擅其
利十年矣士於是時孰不苟升斗之祿以自活鬻釜間
季迪日与之處曾不尅焉願乃率其儔類倡和乎山之
崖水之澗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好之含毫伸牘鳴聲
喉，及其得意又自以為天下之樂率不足以易其樂
焉山其所得為何如載吾聞鐘聲鏗而立號石聲磬而
立卞絲聲哀而立鳴聲濫而立會鞀鼓之聲譟而立
動若缶鳴之聲果何音也其西音與南音乎抑其始
音乎不然則天下將治正始之音將作而此其始也
其為一旦而及吾耳也得乎天意不求知於人求知於
人者不得乎天季迪不束於余而余知之者商聲之
不必出於己也而曾子琴之森氏之頌不必費辭也而
後稱之則季迪之樂亦余樂也嗟夫懂，往來朋從尔
思孰能為今樂其吟風弄月之趣乎季迪由是求之其
有道也幾矣

鄭氏義門詩序

國朝旌表孝義者為甲令以風示海內藝之浦江於是
列上鄭氏之行其書報下如故事賢大夫士莫不聞

而美之鄭氏之以義稱者蓋延乎天下矣冬獨以予之
知鄭氏持詳於天下之人也幼從先生受學舍其家見
其二老人頽而嚴重慎舉動違鄉備儻不為邊幅然怡
怡如也皆有長者之風其下子弟數十人恂恂如也朝
夕出告入面隨才能授以事客至坐堂上左右執酒脯
揖讓升坐不敢離尺寸予亦反其尊幼親疏間既久耳之
所濡日之所染無間言也且是時族聚而同釜黜者已數
世矣上承朝廷旌號且二十年家日以大族日以蕃至
於其義問益著男女笄冠婚嫁有其節死生葬祭有其
禮曰愛以恩相授以文也如義壘義序以處凡疏遠之

後之令優澤又加焉乎故諸生也東鄉而望將為二老
人壽不遠鄉已不可行酒鄉高年善德固無恙而予獨
不得與其子弟相周旋從事惟所以道上德而贊風美
者莫如詩歌賢大夫之說倡為之烏可廢諸生之義微
諸陋言也來孝友之家如張公藝宗興王在李自論之
流庶幾三代之民故世咸義之所以彰善瘅惡樹之風
聲者至矣然郡邑齊民猶以財力相長豈不遠夫子故
論次其所知者以明國家之思大夫士之言於茲為釋
其本風示之意云爾乃歌曰

韓端鄭氏族大以善既蕃且同義問彌敦思印祖父自
躬載德有田連，有盧翼，以播以祀以脩以藏以貽
孫子百度孔張世濟厥美人克荷負壽考在堂其從如雨
蕭雖孝友莫區爾親厥初有注不異爾身服以世降恩
則門竭母傷樹荆永懷瓜瓞乾懋之愆由小失大不見
是圖敬奉明或推我同姓逮我疏屬曰居曰藏有所有
屋流風四徂被于鄉閭歲既荐荒我寧弗輸浦陽之江
其流彌，高門有開旌命有煒小子作歌告德于曾永
言保之祖武是繩

胡氏集卷第五

門外集卷第五

心學圖說序

心學有圖圖有說全華嚴本經之所著也彥淵之學務
得於已不求合於人最重其言與覺悟或同或異不惑於
人之是非全始見之而發焉而致三復而不能已猶未
釋然乃於諸彥淵或坐下反覆其議然後知其然意蓋
有在矣夫同字以生義無是心於中虛而神明乎五
官既平性情純潔事萬事為一心豈有異哉可以參天
地贊化育而不能不圓於形於象於欲而構於物風波之
夷與倒置之失與何其相，遠也雲之申獨見曉者

何其愛也。事而有所謂。則其愛也。非其愛也。外物之處。未照
無物之地。以有。其愛也。非其愛也。外物之處。未照
有言之教。皆贊也。而有所謂。則其愛也。非其愛也。外物之處。未照
合於神。以合於神。其愛也。非其愛也。外物之處。未照
心也。見性也。而於理。未合。其愛也。非其愛也。外物之處。未照
天地同出。一本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彼惡之。哉
彥淵。恬處山林。洒然有高尚之趣。昔先坐一室。適昔不
寐。吾懼其去。吾門。端而為斯人之歸也。願乃張皇幽眇
致極高廣。上沂羲皇心地。而身播紳儒者。較是非。定可
有。其愛也。非其愛也。外物之處。未照
於。其愛也。非其愛也。外物之處。未照
可也。其愛也。非其愛也。外物之處。未照
知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行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言之有
至焉。有不至焉。以三觀不至易矣。以至觀至則難也
若。者。則秦廷氏也。自離經辨志。以至壯未嘗不學。即
物以窮理。則未之貢也。集義以養氣。則未之充也。而况
元。本。以有未易言者。欲求之。孰從而求之。欲舍而去
之。孰從而求之。且成心未忘也。曠合經傳。聞以至於

象且先猶紛如也曰如也觀於彥淵氏之圖說安得不
駭且殺乎彥淵氏其將鐵斨我乎將殺我以天地之鑿
萬物之鏡乎雖然天下之同余病者多矣天下之禁方
百不在簡宜者人共傳焉而終不試之書曰惟精惟一
允厥中余敢不而書之以冠篇端

華川集序

吾鄉以學術稱者在至元中則金公百甫公及仲為
之德淑仲之後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黃公晉卿吳公
若傳胡公古愚卓立並起而張公子長陳公君采三公

華川集序

之德淑仲之後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黃公晉卿吳公
若傳胡公古愚卓立並起而張公子長陳公君采三公

之德淑仲之後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黃公晉卿吳公
若傳胡公古愚卓立並起而張公子長陳公君采三公

之德淑仲之後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黃公晉卿吳公
若傳胡公古愚卓立並起而張公子長陳公君采三公

之德淑仲之後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黃公晉卿吳公
若傳胡公古愚卓立並起而張公子長陳公君采三公

之德淑仲之後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黃公晉卿吳公
若傳胡公古愚卓立並起而張公子長陳公君采三公

見其至周旋堂陛之上馳騁一擬如風雲地鳥按兵行
陣之明而音節曲外則與黃一如出一律雜乎並奏而
天鈞逸處也余並讀之不暇之君子病無聞焉非有
待乎其外之待乎從而聞焉言計君子之不聞者多矣
君子之學將以求道而已苟得其道則其見之立言者
猶其猶言事業也自吾識子充世二十年播紳學者不
必才且一其率多就功名以取富且其旋踵而摧敗身蹈
死地蓋為得已者其人往而子充幸而相見固無恙
也以其所得者計之其取諸造物果孰優乎今子充年
不勝知由其砥礪得道而逝彼古聖賢相傳之道由斯
文而知之後之千
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之其文不可不傳也
必待此而後傳其道一也文不可不傳也以
余處其師友之間知之深不言之過揆之於道
學術之在吾邦猶其三也為然而不樂為天下
道哉

後題于其卷一序

武成全公廷心特達以七難
者退然如布衣居湖東二年
病乞去余始以諸生進

謁既而公歸淮南丁六夫人之喪中原構亂淮南當其
衝遂起公衰經中守鎮安慶天下如公者計不多得不
以廟堂之地示之而置在疆場恐一旦倉卒非國之利
去年公之客越子將來言公無恙唯須髮浸白貌加瘠
耳聽其言論自分与城存亡决矣子將從公游最久在
武昌時嘗教在子得臣比至京師公為書薦之達官諸
故人自京師至儀真又屬其故人善遇之其來是也且
曰荆東有胡鯨者子往見之於學當有得也故子將以
公之言為信而不忘余於間左安知余之非才哉燕人
王則斐而却之甚採燕人其敬以高之墩廟以高其
人敬而試之箇轄不禁過其堅彼惟無箇轄故也使若
楚之多箇轄則安用且哉今見余公之日少不虞公之
推子有甚於平生知己者題燕石与趙之苔楚不足為
世重終敗折耳然余公之好士則天下之士知之子將
在其門非若余之非才也年壯氣銳可以有為於世進
之以學可以自至古人願乃碌碌泯其跡庸衆之中挈
挈奔走道路而不暇則人不知也子將家西江豐城有
老親在焉日夜念之告於余曰吾轅將南而今反北其
赫矣余甚怪之則曰楚氛未靖西江未有歸日京師成

導余公之友也嘗以直道謹言忤柄臣於威嚴方灼之時臨不測之禍而不辟今起而用之吾往依焉嗟乎子將余無以增益子矣何以稽子哉今天下之患四肢不舉者多矣幸朝廷無事腹心可恃也子往而見余公之友盍以東南之事告之如余公者豈宜久在外哉此非予言天下之言也

送陳仲經赴京師序

枯蒼陳仲經將為京師之行其姻友韓進之為之請贈言余問仲經何如人也曰鑿者也子知其醫乎曰否昔

何諫

張中風嘗稱其行大

諫

謂執以善法則其人

病在於中氣不足其治法以脾胃為主其用謹於外有餘不足之際窮其補瀉升沉之理隨證加損而為之方其意較可見矣故世多尚之嘗有中風不仁者鑿視之投以人參數斤而愈有痢者鑿視之取白朮之歸佐以芫劑投之以香傷中氣人所用者無去之劑者服之三月不愈又以益者之證為不足投其劑亦不愈母氏始病熱不汗頭若膏皆痛甚七日而氣憑鑿視之或曰此傷寒也或曰非也病且革鑿猶恬而視之耳此余至京師京師之醫十倍於此者有之然不查

三李氏嗚呼明之患世人以元氣不足為外傷也而
反瀉心肺是重絕其表也安知為明之學考其所以
邪積滯為元氣不足視之間有中者則其術神矣不
往而之死寧不為之寒心乎若是者蓋有由矣嘗聞
之言曰凡外傷有餘之證必見於左手左主表故人
脈緩而大倍於氣口或再倍或三倍內傷不足之證
見於右手主裏故氣口脈大倍於人迎傷重者在少陰
則再倍大陰則三倍是豈不明甚矣後之學者得其
書之所言而不得其所以不言其於脈固有所不能盡明
之備而難明其意所以能言其能言也故循之痛宗
之言豈不信乎世皆知鍼之刺入一撥見病之應捷於
飛矢以故不敢輕用就令用藥皆以針砭視之豈不庶
幾乎余未識仲經而輒以是告者重進之之請也告之
以余所見者欲其慎之也仲經誠審於脈而又慎之則
善學李氏者矣方張君在翰林雅善推轂士仲經往矣
吾見戶外之屨滿矣

贈楊載序

洪武二年余客留京師會楊載招諭日本自海上至未
幾詔復往使其國四年秋日本奉表入貢載以勞獲被

罷發即又遣使流球五年秋流球奉表後載入貢道里
所經余復見于太未竊壯其行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
足矣緩頰折衝之間一言得之足為中國重一言失之
亦未嘗不為夷狄侮笑東南海中諸夷國遠而險者惟
日本近而險者則流球耳由古以來常負固桀驁以為
中國不足制之元入中國所統土宇與漢唐相出入至
元中嘗命省臣阿剌罕將兵討日本未及其國而海舟
多漂覆不利其後又議取流球用閩人吳誌斗之言不
出師而遣使往諭其國曰永南者雖久之訖不能達而
一國行報既何漸乎險涉難測之淵社稷危殆矣
里如行國中不頓刃折鏃而二國靡然一旦臣服奉表
貢方物稽首拜舞闕下此非人力蓋

天威也天威所加窮日之所出入有國者孰不震疊因
其震疊而懷柔之行人之事也非有陸買之辨傅介子
之勇莫膺其任而載懷惋許國奮不顧身者吾不知其
何所負也竊求其故而於駙馬王公見之公在閩中嘗
取漢太尉家法書以遺載欲其不失為清白吏子孫意
者夷人饒於貨寶恒以此啗中國之使中國之使受其
指而甘之鮮不劔於利者使載不劔於利則奉天威命

安往而不濟苟劬於利則雖奇丈夫檢狎小子之不若
耳幸加勉焉 國家委重非特使事蓋將授之以政矣

送祝生歸廣信序

余觀秦漢以來學術之盛未有加於宋諸儒者方軌道
淳熙間朱子紹明道學之統于東南特別有若廣漢張
氏東萊呂氏相與左右而扶持之其它豪傑之士如亦
嘉薛氏戴氏東陽陳氏唐氏亦皆角立自以其所長暴
於一世之間而江西陸子靜氏則又其卓然者也自鷺
湖會集而議論往來是非抵牾至不能挈而合之則欲

南北表章聖賢之學教人取士將二子既沒國家昆一
天下靡然向風顧凡言之所謂憂難則已磨滅漸盡錄
其說之存者蓋亦無幾矣獨為陸氏之學者今江東西
間往來不乏其人世雖欲會之而終不能使之不偶者
何也竊徵諸其書不能盡其奧恒思就其人問焉故處
州錄事鄭復初先生嘗為余言其鄉人祝蕃遠之學出
自陸氏且甚高其行今已有五年矣至正丁亥余居先
人之喪有友偕客來見者余聞勸釋杖而出望見冠履
若不肅即而与之語則心子儒者問其家世則蕃遠先
生之授子元暉也問其學則即世矣曰述其行已之槩

先生遇事不顧利害與人無心且誠以至以講學為己
任指授有師法尤屬意其學之實與之語或終夕不
寐去歲目送之以為興吾學必於人也當使先生可
在國無下風而趨固不肖也人不及見之元碑
之所得者又特其地理之說為詳其交餘百地理亦
者所尚福福以惑人微取會此而人眼見利不可趨見
不可不司就漸濡世澤願不失為儒家子余聞身之思
旋登麓而望指某水某江則若可徵者如知其故不余告
也於其歸者乃率交友時語贈之裝發一言曰子之不
識諸君其於京師危君不自言其學之可自守言之又
聞安仁事仲公于之先文也余視其文章不在于從父
下矣乎章而拜之以余言實諸先生有若朱子之徒
者其言如此且危然望之先生其謂何哉子它日其
有

高夫

張
事
二
年
辛
丑
余
祝
君
義
也
張
君
諸

余聞之雙溪蓋聖有祠曰文昌祀七曲之神也受氏
揆其初與君同所自出每春秋君必潔牲謁告祠下每
發必燕洽與諸生極歡而罷且俾紀諸盛美受命既久
訖以衰德不示於君之既微子吾幾遺之如弁髦敢不
區勉從禮以奉行者夫人之相與不以遇合為難其好
我也則望以周行之示其出祖也則致夫靡懈之規敢
不勇勉而繼之以義今天下構兵數歲矣廣陵在東南
為大都會昔之豪華鉅麗皆君所見者一旦蕩無遺矣
宜視平野設險以相保才遺之民望治甚於飢渴苟能
憫而不亟拯之畏天命而悲人窮此其時也君過家上
冢往踐其任事為我謝諸牧守高蓋之車驥油之屏朝廷
所以彰有德者二千石與別駕實共膺之今方修漢故
事願勉旃毋自處黃霸下也

送葉通判詩序

方山葉君來佐郡事其居距學官豫章槐梓之陰相接
擊欵之音相聞也君旦日出署公牘退即從容與諸生
談義歲時往來觴酒豆肉相答問意未嘗不歡然相得
也於是四年矣書考且去諸生來告曰君之勤於政仁
於民者群耳目不可塗也竊幸承君子之光在詩有之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我則從之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君則教我矣今君之驥駒在門無一言以道揚厥
美夫乃不可乎先生蔣植曰生之言然甘棠周人所以
美郇公也鸞高周人所以賜也伯也託初造端婉而可
推於政者古之義也君家方山海上食祿于衢即其山
川風土之勝以憶其登高思遠之情不亦宜乎請以是
賦之既而成章屬余叙之余與君東西南北之人也幸
而集焉采詩書法律以相從事以為其志沾沾自足於
是則來矣往歲東南之民弄兵海上聞其鄉有孝義者
則輒稱之曰心不決卒而觀虎自遺訪者至今地勝此其
人為如何邪吾恐生不足以知君也君行勉之毋使虛
囊中不脫穎而出也

送許祭酒還京師序

元年冬 詔崇國子學大選儒臣以典教事於是許先
生存仁以適用之才名家之學簡在
聖衷由博士超拜祭酒元三既蒞職致請于朝俾歸
省先墓之在金華者延十有二月丙午謁拜墓下坡事
戒行內自京師外及邦人君子莫不喜聞快睹而稱頌
之以為閭里之榮也邦家之光也斯文之幸也

病將別猶不慙已其區、焉自昔帝王之興順天應人
以有大造於海內士無貴賤無小大無遠近咸有帝臣
之類故知者効其謀勇者陳其力術者技者殫竭其能
翫興角立一切馳騁以就功名其間克注道德之重膺
師友之選者計自漢唐以來幾何人也漢高帝以馬上
取天下若無事吾儒者唐太宗雖從事吾儒求其經緯
天人之故培植國家之本若房魏諸臣豈嘗庶幾成周
之風乎

皇帝監觀古今當四方用武之日即以教國胄子為先
務先養生在 皇宮歷年既久格致弘多至乎今歲遂長
致之而無忝也翰於先生之歸嘗聞之曰吾起諸生承
 明兩之問自視無它長惟一誠對越耳然後知
 帝王經緯天人之故培植國家之本有出於知大方術
之外者又知先生所以應師友之選任道德之重非人
所及知也此易所謂尊而益二思岳若翰也昔嘗受之
先師而存亡獨能踐五行之循是以往苟無替焉則閭
里之榮邦家之 幸也余將它日以爲先生賀

送周

送序

余交善長

美三正己未之夏宣城貢

公秦甫以侍從之臣除閩海廉訪使者道經婺之蘭溪
天盛暑人多患暍遂假溪一民家居之善長待其嚴君
濟川先生走數百里自松陽山下來見公歡甚叙故舊
之好形之咏言復手書玩齋集中諸詩遺之以歸濟川
至娶俾持示余且徵會焉余於公無能為役其見察殆
若神交人不知之濟川知之也曰議公之末簡後四年
余辟亂山中見濟川于松陽又六年見其子善長于嚴
州壯而美髯漫若不相識者而善長固識之不忘今年
余卧病太末善長以公事至郡數抵余舍言論移日以
於梅溪其物情予嘗聞之於公其真直
然草衣冠逢幾能不變其志者未嘗無其人亦豈
多得哉始余與濟川相見時海內雖多故民猶安也
往來江湖之上過從寂寞之濱告歡然自得曰念在錢
唐夜與真公共談以吳漢蓋命今敘之意謂真集以東
名節耳公之心余知之而濟川知之也濟川嘗為文學掾
循雅守名檢退休山林高年無恙今又有子如此其得
之家學者乎抑服習賢大夫之流風餘韻者乎真能潔
能直能貞也必矣臨省之日幸致余意於而翁曰謝家

玉樹盡在庭前美善對殖之以無忘角子是歲乙巳冬
十月辰

送知州赴寧都序

江西既平義政者選實長民之吏起袁侯於信安以知
寧都州事信安之師唐公也有休友之好存時之彥鮮
子必仁名家也有父要之義吏謂余曰袁侯行寧曰矣
吾屬賦詩願先生一言以嘉德之念觀州郡守吏秩不
責於諸侯而勢等耳諸侯始封地大者五百里小者百
里而止今郡地十里州猶不下數百里俗之登耗政之
小大全賴之出納教化之長短皆賴之取與否皆賴之

擇吏者慎之有守焉而無所建明不可也有為焉而無
惠愛以加民不可也有惠愛而不知經國之大體猶不
至焉也兼是數者輿望屬之而資格不逮猶將階焉而
升也豈不難哉今袁侯之為寧都不待積勞書能公府
拔之將校之列而付之民社之任其賢可知矣袁侯受
任釋其弓馬之勞而按夫文墨之事其往宜矣獨侯有
母夫人在堂高年七十餘季令伯所謂盡節於陛下之
日長報劉之日短者能無慨然于懷乎方是時令伯為
此言猶未食晉人之粟也苟仕焉而食人之粟處兩難
之勢古之君子蓋有道矣詩不云乎四牡騤騤周道倭

遲言行終之遠也又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言王事不可不固也雖臣子之孝思根於天性烏能以私恩廢公義乎無私思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權其輕重而行之故曰不違將母雖行之父母之愛曷已哉故曰將母來諗乎空都在西江之上計其道里所次有非昔人之後違者矣來疾治其民以成之日迎其親以就養有兼善人之不違者矣余敢以是勗君之行庶古之義也

送吳心道歸金陵序

東都 都會稱金陵為最始余至其地從先生長老考德則知李公晉中之賢次則陳子恭許可進詳筆

起亦邦之彥也子恭嘗言會其石門大江四顧徘徊由翠微之顛下憇清涼寺吳國春英笑為樂懷玉鄭復初先生賦詩薩天錫泊諸生皆和之蓋亦一時之高風逸韻余再至求其人則往隨牒四方存者無幾矣又其後余至焉則山川改觀求其人之存者莫不化為異物矣及來信安之地亦余故所游者其民物罹兵燹較之他郡凋瘵滋甚願凡朋類多賓客游士客有吳思道者晉仲之鄉人也與可進為同行余往時雖不及識之而翔翔諸公間固久為余言其事歷歷如在眉睫余思晉仲不可復作見其鄉人於世異事殊之後豈不猶幸

也邪思道甚直而不求異於人甚能而不求售於俗志
慕古雅尤善畫好鼓琴居庠序之職阮於草窠郡邑鮮
克知之其知者又力不足振焉於是揖余而別曰一夫
盛衰之故離合之情而懼之曰天地之化終則有不知
恒而不知變則沒也知變而不知恒則振恒也沒則
困振則去不知天者之曰鳳皇乘乎風聖人乘乎時天
將啓之則聖人作矣其人君子出矣子歸而視夫黃旗
紫蓋之氣然知余言之可徵矣幸無效白面書生蟬食
經傳槁死而無聞之者此行哉

道家所謂青霞洞天者世名爛柯山即晉王質觀奕棋
處在今信安之興賢里余客信安頗久非有吏事恒願
游以迄同志不果今年夏六月七日龍泉章公三益來按
郡乃會諸生出城南門興行十里至武坪又數里渡沙
步溪又出入篁篠中十餘里抵山之麓有寺曰寶巖觀
曰仙華棟宇皆已剝落日午熱甚道士具茗列坐久之
飲盃猶民家耳道士除道遂循觀右拾級而上飛梁橫
亘通趾頂皆石塔如螺鍊其下壘然可居得地如坻者
東西深百餘尺廣半之巨木蔽空公與諸生皆集飄風
沉木葉虛徐漫行後先不絕涼漪襟袖如坐碧雲蒼雪

問未嘗人之遺刻唐宋以來陸庶錢鍾徐霖游釣諸名
輩往往可識其字漫漶雖欲識之不可得然惟庶庶最
古侍者行酒數行已余与喜吳思道秀緣石磴登山
之春出而坐梁石上四頭皆赫阜溪流地行野中東南
諸峯轟立蒼翠掩靈則紫微也最後公亦挾一童登之
復坐縱談問道士故梅巖精舍所在莫有知者日且暮
悵然有懷質与余皆東陽人書石曰關逢執徐之歲有
晋樵者之里人胡翰入山与客六人共飲未醉輒去翰
記

胡仲子集卷第六

門生同郡劉剛編

孔氏家廟碑

先聖孔子生子魚實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公十一年
而薨門人會葬并明年即其故宅為廟祀之歲衣冠琴瑟
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皇帝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
關里祠以太牢之禮雖魏晉南土用兵文帝黃初武帝
太始皆詔修廟祀給洒掃守衛歷宋齊梁及拓跋魏高
齊之有國遂無承為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
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
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車駕東巡者悉脩

漢故事周太祖平兗州以人主之尊伸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加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四時饗祀在宗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文端扈跸南渡與其從父傳俱宗子獨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郡守孫子秀請于朝賜田五頃建宮墻于郡東北菱湖之上曆至二百餘祀事具庸齊趙汝騰記後熈於冠廼徙城南宗亡元氏改物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以端友之孫洙當襲惡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守江南廟祀廟故書樓其制非寶祐之舊會兵革益圯壞不治已亥秋

王師取懼州制以金寶廟中始

王愷董郡軍民事公

讀書通達治體至即

信與百姓更始謁拜

廟庭以為水木本原所繫不可

以示衛人命有司養

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者少者

各服冠而趨旅牲

于庭敬共將事繼成屢牲之碑

用修公之賜翰惟

子之道知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

四時之運有不得

而贊者采其故實書之以見詩書仁義之澤

罔有窮極

所以立生民之命開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威

致尊禮

非他享祀可例也春秋以來傳序五十有三世廟于魯

者禮也

魯者宗子去國以廟從焉亦禮也禮之

者禮也魯者宗子去國以廟從焉亦禮也禮之

者禮也

所在君子以此况其子若孫人將曰此聖人之後也將
以聖人望之崇德象賢異時太平修復舊制豈宜有引
無禁皆謂有清廟嘗有闕宮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見
盛德之美翰維不敏敢緣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
奕々新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續諸魯邦世
載厥美作廟于南會通之禮皇祖在上監無遺迹大夫
師長百工庶士俱有天常寔受王社何茲是瞻俾就頌
祀顯允王公載振而起率來孫子于公卒履弁舄裳衣
陟降庭祀素餐黷廟薦則有休必有旨酒式燕以喜盛
德百世表是南祀匪南祀是表魯邦是啓惟聖是嗣孫
焉及子言念伊始

浦陽王氏義門碑頌有序

浦陽王氏其先由烏傷之鳳林徙于深溪逮今十又
世由士覺之父逮今孫曾同居而不異黹者五世士覺
既長其家於是益圖亢其宗焉迺本諸禮旁采近制定
為規則凡敬先務卒博禮厚生睦族卹衆吉凶之際鉅
細之務具有條貫而儆戒防範曲盡其慮不忘遺次既
成帥其子姓而躬踐之致慈我愛協于人心公聽並觀
咸皆稱頌父老無謀以為
皇明肇億人紀崇茲化將与天地同深州里之民如王

氏者寔化育之所陶甄軍從令典旌表願以天下之大
不能周知有司未暇以聞而吾屬生處仁里遭值太平
之盛不可無以請將列上其狀士覺因謝曰吾何善而
父老過為軒輊將亦德吾宗誥是賴昔吾鳳林之族甚
善其別族金華者為文定公李海散處濠梁者為忠惠
公處一而吾十世祖起實未遠于是則忠惠之大父也
雖同所自出吾祖未嘗以門閥加人安於田野非其力不
食非其財不取衆以善人稱之淳朴之風代相纂承暨
吾祖吾父不越一迹吾父德輝性尤勤儉然推其贏好
為義事棄諸孤之日誓言當法吾勤儉合食共志當如
吾在時如麟溪鄭氏吾兄弟無所肖似夙夜祇惕不敢
私其田廬私其貨賄私其服御奉養以承前人之餘休
禮曰人道親也親之故尊祖尊親故敬宗敬宗故合
族則合族者所以尊祖也敬宗也所從來遠矣吾懼不
能繼其後且天地有常經生民有常禮父子、夫、
婦、兄、弟、篤於孝慈和敬者尊遠也尊、親、合
其本文施夏宗姻者常事也皆吾所當為而為之吾職
也吾懼不能盡其職其可操於人乎是豈吾不德也父
老益圖之金華胡翰聞之以謂其來遠矣云天道行而
天下為公大道隱而天下為私由世遠而人心降則風

俗治化隨之皇降而帝五典必勅而後博帝降而王六
行必書而始備其又降之則表倡之而有事者矣防
範之而有莫之禁者矣雖五典六行人倫之常而或之
者鮮矣於是而有表殿宅里之制所以風厲之固移風
易俗之微意也非直寵一夫而榮一家將以一夫一家
而為天下億人勸也天地之氣積陰於北積陽於南
陽明勝則萬物育生氣暢則八風調自有國以來未有
應期而闡其坤珍合於易之出震見離者惟我
皇家之興寔符之

聖上建中初之極正朝廷以正天下定禮樂立制立一

道德同風俗方恢有虞成周之化凡在遠照苟有知
靡不有孚願若况畿甸之內禮義之鄉宜有先天下而
不應者以余觀於王氏豈惟世德之所臻哉蓋天地之
氣化

國家之聲教有以啓之道之扶而植之易曰聖人作而
萬物覩其徵見於斯矣它日旌書之錫不在深溪而安
在乎有其實者其名歸之士覺何患焉幸勉之勿替剛
曰吾請復於士覺諭於父老國有制家有法君子不以
小廉廢大德先生之言是也昔邵庵虞公嘗作頌以美
義門鄭氏三鄭東西鄰也願有述焉庶幾勸之以九歌

之義乃為之頌曰

皇帝受命靈承于旅奮其神武汎掃海宇監觀下民爰
夾其馭五典不悖允法攸敷乃建有極麗乎中正再造
人倫以立民命聲教流行自南而北如彼風霆不速而
疾矧茲真區國之東鄙仁漸義摩濡於目耳孰不興起
薰為善類九世同居則有鄭氏誰其嗣者相望伊迩邠
國之孫忠惠兄弟樹德自昔封之以世五世不異亦鄭
之儼今也其昌然而長曾孫其良肅是將曰父而
父曰子而子夫婦無非無是兄弟何彼何此
家心悟并如一已厥從如雨率來率俾享祀以時養
膳孔宜崇我孝思百尔不虧顧瞻有則戒慎無私惠我
宗姻及彼比閭歲凶不飢訟寢而愉何以俾之孝友所
專嗟孝友惟德之基天經地義生民之彝胡習而愉
道隱而微比屋鮮封諄語相夷橫流方潰有是表儀萬
哉尔祖慶無不延卓尔曾孫纂之惟艱為父為母保佑
自天啓

皇明萬國以正萬民以寧家是用成能充尔宗則大尔
閔大公之世何泝不旌下臣作歌以揚頌聲有來觀風
視此可徵

越國公廟碑

越國有廟故忝知政事胡公之將士洎邦人之所作也
公歿之明年衆咸戴公之德慕公之為人營建廟像于
郡城之中區廟成之明年

朝廷嘉念公志壯寬厚扶翊興運弘濟艱難身歷百戰
功冠一時不幸死於肘腋之變不可無旌卹之典於是
特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
封越國公遣宿衛之臣馬哈謀致祭于祠叙述厥勞哀
悼懇至罔有儔比公之冢子德濟拜手稽首奉揚休命
以為先臣大海一介甲冑之士誤承 眷遇列備戎行
自起義以來 王師取和州渡江而南下太平進攻金

陵得有其地遂東來東來以東 陞南拔宣毅以
睦州由睦而來鑿為巨鎮鑿下 巖皆平廣信亦委
威震疊兵不留行先臣嘗受命前驅不敢避鋒鏑夫
之危以率先士卒摧殄勁悍所至郡邑輒下未嘗以
帛子女之故妄事剽戮衆爭向附遂膺大任忝大啟
國厚恩恒思以死報社稷御下悉推赤心待之真得其
死力耳故雖劓刃不悔也先臣既沒國家益用兵上攻
舉湖湘漢沔之地於反掌之間又通巴蜀樹植萬里又北
城襄陽諒中原而扼其項背綿地數千百里先臣曾不
獲與諸將分甘同苦竭股之力効尺寸之勞於疆場

是則天也

皇上以乾坤之量日月之明兼覆廣照不求備下臣
起臣德濟於衰經之中授以兵柄襲有爵位又追念先
臣之勞錫之封號登秩上公克有享祀于夔之人以假
耀其後嗣子孫先臣有知且不死矣臣聞目物之精刻
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若先臣之鞠躬盡力馳
驚一世其氣藹揚乎上豈不可揜故有不虞之警往
於夢見之鏡面長矣蓋其志不忘本朝如此德
濟不武典守東陲不能翦滅仇敵以雪先臣之恥昭
國家之賜唯君臣父子之義惡能已哉尚為我載諸麗

牲之碑翰觀古將帥之臣有志不展而功業未究如岑
彭來欽祖遜李嗣業者天遂奪之故公之功烈惠澤被
于江左荆東決于夔之人使天下望之而不加焉此其
可扼腕也大燕之禮先王所以崇德報功者無所不用
其極則斯廟之作非臣子之私於

國家實宜之蓋禮之以義起者乎乃詩以歌之曰
皇奮厥武者定亦民疇若先驅則有虎臣庸臣桓之如
林之殷允也胡公實邁乃倫昔在有元雲雷蓬屯失其
金鏡華戎紛紜天造有邦肇域淮濱釋公來輔鐵面長
身為國爪牙克壯且仁秉戈山立起環川躍以步易騎

動罔不獲左則左攻右則右斫所向者靡何敵不却何
城不墜土宇斯拓自西徂東澗水洋洋公來制閭于陸
之疆于以象鈞于彼東陽連城惟五如水有防龍節鳥
章弓矢及折昔德者誅歸斯用滅邦有螟蟻公則是取
鄰有封豕公則是拒不饑不饑由公我哺不札不瘡由
公我祛公之於嬰孔惠且時匪是我於王國是毗國有
瘳獮人莫之知反噬而逞孰拯其危左右庶士小夫及
耄相示咨嗟惟公是悼僉曰悼之尚罔或報然斯不忘
是用作廟作廟有奕享祀不忒先王制禮以致崇極嘉
迺有德泊乃丕績曰惟大烝相古作則揭虔妥靈有祠

伊關

皇命使臣車乘稱秩錄以越國惟越國公肅
然冷風志不竟究澤則一山廟公今有子公是似踐其
有位敵柔所稽教忠之訓有永無替繼自今始其祀百

新脩廣濟廟碑

廣陵之山其望為烏龍轟起江上嶄然高偉陟然列施
而下墜屬地中其西南為郡城去至郡二里有祠翼然
負山而陰巨木則廣濟廟也廟祀山之神宋天聖中俗
稱廣濟王紹興徙都臨安其加其爵郡守吏至者既視

事則必告詞有故則必為民祈請者為恒典如古秩禮
王師東下今行省古丞李公思本幸將士首克郡城大
備山川之祀擊羊豕禱拜祠下士卒委心易慮往來賽
禱者与郡人相屬於道龍集甲辰之歲公在鎮蓋六年
矣是歲流布竟內又安人民和會神既屢昭而公每將
事則潔清祗慎不怠不瀆如厥初廟之木石丹漆
黜至歷歲滋久推朽剝泐將葺治之陰陽家言歲星不
利乃歸廟像加粉采焉明年乙巳春始輪材庀工命庀
下劉潮董之於是推朽者易以堅良剝泐者施之塗梵
而虎門廡宮寢未兩月而魏莪炳耀龜久目矣神妥其
靈矣用禋享而公之將事益虔又明年郡之父老請刻
石紀成公謝不可父老益又固請公乃諗于翰曰事神
吾職也曷足紀乎唯神所以身佑茲土則靡敢忘初吾
之至民始按堵諸苗在杭其冲揚其率之以襲我城不
利退屯三十里决意復戰而願若有追者颯然山谷間
遂驚擾而遁乙巳春西兵犯我諸暨新城合十有八萬
守者告急吾德駢卒赴援嘗謂吾廟是夕廟旁居民聞
金馬身札若聲而馳者怖不能寐未幾覆其衆而殪之
龍潭之上非神与有力則一卒甲冑疇克以濟故凡阜
濟之变災瘼之興師旅之侵吾必祈焉報焉告成事焉

此非微福哉躬神靈之其尚敢忘翰聞而建之天下
名山川自五岳元鎮以降能出雲為風雨阜民財用者
郡邑皆得如堂筮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者則大烝祀
之今山川之神位之是以著聲靈乎宙間若神之事由
五代及宋傳者多矣以今觀之豈通矣乎易曰天之所
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禮也尚信且順天人應之矣况
於神乎是固依人而食者也公精白一心以忠
國憂民宜獲其報敢以是復于公告于父老而書之石
神蓋有貞觀時青溪人其出處之故幽明之辨具宋章
峴郭磊卿碑故不復述也古者迎送神之意系辭其後

俾和之歌以享之云

神之來于蕭以風審將降乎玄宮威靈憺乎有然較要
眇乎無窮攘羣效于東表阜百穀于西灝承魏之子祥
明德惟下民是冒右迎神神須搖于安留忽而去于上
浮望香冥乎不可扳翠舞以于山之幽玄猿叫于石裂
文魚波于海風起惟峻極于終古民享祀于如始祀送

成趣軒記

凡物之自得其得乎己者已知之人莫知也得乎天者
天知之人莫知也天也者莫之致而致也雖己亦莫知
之也曷從而得之惟無所係累者得之也扁之於輪良

之於御蒲且之於射簪何之於釣極天下之技自以為
得矣大耕之田虞氏之博昭之之鼓琴孟公之飲酒極
天下之樂自以為得矣由君子觀之其弱於物一也天
下有不溺於物者然後至焉若靖節先生之所謂成趣
者其得於天為何如也張君子愚意有契於是遂即其
居室而扁之子愚嘗陸州城中有屋數楹饒地龍山之
下有蔬數畝朝挾一童以出荷鋤耕植倦而休之而復
作自食其力恒懼不給非有三迳之松菊與桑麻也又
性不嗜酒親戚故人居中州者為多加以師旅靡歲踰
時不能會合相勞問非有近局之雞黍與壺觴也獨其
處堵蕭然短褐單食其貧類焉而猶未能無車馬之喧
如柴粟粟里也則子愚之所以成其趣者將孰信之余
以為萬物一體也萬言一息也隨其所在而自得者皆
天也以其所無慕其所有雖苟得之非天也故子愚之
於靖節不必同不必不同各適其適而已矣各適其適
者且莫知其然而然矣此天也其趣固天趣也余每恨
無以得之間從子愚將見其甘隱約樂淡泊類乎其順
也亦嘗不咨嗟變色使吾得託於田父野老相與款門
一笑於願更矣安能老而浮湛斯世猶曰古之人古之
久哉

天機流動軒記

至正十年春武成余公廷心持憲節按部至浦江問邑之士於謙齋趙侯以戴林能進公嘉獎之隸書署其軒曰天機流動余嘗造焉此能頤而乞言於余既數月矣未有以復也則問諸叔能而知其說本莊周氏之書又數月得東陽陳君采所為文讀之乃憮然曰是不既備矣乎抑余之不敢易其言者則有由然矣昔者君子之教人也孰不欲引而納諸聖賢之域焉其必曰下學上達者懼涉於高遠而不知務也顏子至明睿矣孔子教之博文約禮之外若無事焉以聖人之教如此

世猶有為周之學者而况以周之說明吾聖人之道豈不難乎然以為無內無外也而吾亦且以為無內外也彼以為無迎無將也而吾亦且以為無迎將也然則吾之所謂天機者即彼所謂天機乎吾嘗觀之天地之間蓋萬有不同矣而莫不各得其所焉鳥之飛也翱翔乎千仞之上魚之躍也浮游乎九淵之下然亦不自知也魚之躍也浮游乎九淵之下然亦不自知也鳥之飛也翱翔乎千仞之上魚之躍也浮游乎九淵之下然亦不自知也鳥之飛也翱翔乎千仞之上魚之躍也浮游乎九淵之下然亦不自知也鳥之飛也翱翔乎千仞之上魚之躍也浮游乎九淵之下然亦不自知也鳥之飛也翱翔乎千仞之上魚之躍也浮游乎九淵之下然亦不自知也鳥之飛也翱翔乎千仞之上魚之躍也浮游乎九淵之下然亦不自知也

為有主宰者乎且孰主宰乎是以為氣出於神乎蓋
神也以為機出於性乎性固非氣也易曰一陰一陽之
道之謂道也一陰一陽道也顯諸用則萬物無不
備諸索則一物非我有是故無小無大無遠無近無往
而不存無時而不然而況於入乎况於聖人乎本徒見
夫聲奪周流乎及出入吾無時與者吾謂之天男女
飲食視聽言動而吾有以事者吾謂之天是知有物之
物而不知有物之則也皆知之則形色天性也此吾所
謂道非周之所謂道也雖知之曷得之豈其在我者而
已矣全真在我者無私而已矣是故純然不已者德之
盛也自強不息者勉之至也行乎人之所不見猶人之
所見幾乎己之所自知猶人之所知者慎獨之事也不
慎乎獨則有時而息不極其純則無以與天一此吾所
謂學非周之所謂學也由聖人之學以求聖人之道翰
也夫之能為惡得以告人雖然余公發其端而不言不
可不繼之也敢用是以記夫叔能之軒

樂道齋記

斯君文壽来自行御史臺留郡邸播紳与之游者讀君
之美而告於余曰斯君天子之國學生也才能雅潔
為時用其志未嘗不在詩書俎豆間故有齋曰樂道齋

先生一言以相其志余聞之駭且愧鄙人於道未款落也斯君之所樂者鄙人何足以知之將以言其猶也則鄙人之履迹未嘗及君之門目未嘗擊其輪奐之美二者何居雖然昔者嘗私泚之矣天下之可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為物至夥而君子弗好之弗以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重珪累組不之以為貴萬鐘千駟不之以為富君子之所樂者舉天下之物不之為以喻之先乎天地而不見其始後乎天地而不見其終行乎日用而無乎不在是故三皇得之以立人極五帝得之以顯人文禹得之以紹舜湯得之以革夏文武得之以造周伊

成湯是之顛淵得之於涇卷孔子之得之也莫知之故孔子得之是而不知老之終也既流由是而得者然矣更于五百年而周之弟于求之其弟子習之乎亦之其後朱仲然皆引而不發由是而知者鮮矣吾字求之天地高厚而無窮於是而求之日月日月循環而無端於是而求之四時四時變化而不測於是而求之萬物萬物生而不息於是而求之吾身吾身至近若或得之耳目相聽受于聲名已也然養休將安迄於是克而治之心通乎神性命乎天至微至賤無物不該於是

存而養之克治存養日求不足於是而勉強以誣之勉
強猶人也非天也故求三十年矣志勤力勤而示之讓
也今君適得以名其齋其益若飲醇酎乎酒若聆廣樂
乎若登春臺而熙之乎若游康衢而擊之以為德乎是
未可知也吾又烏足擬諸形容哉為或謝斯君國家尊
旅之事方異而君之車馬有行色余不敢請問也君子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古之義也君幸職
思其居以報國家天下安而後臣子得遂其私他日退
而燕處是齋由余言以求余之而不言其尚何如哉其
尚何如哉立心內申春三月婚仲子記

愚術記

常山邑丞劉彥英嘗自涑水辟地抵吾發數過後論學
又領邑事又數於衢郡見之間語余曰吾於世無所取
長自家庭子弟授師受學長而服官政隨蹀四方恒若
弗勝也弗逮也人以吾為長焉吾念之固然計吾得者
以畏也矢者亦未必非畏也因名其室曰畏軒類乞記
於下執事余謝不敏今年聞令病且危歸其請益固迺
作而言曰君子處天下之至剛而不威服天下之至賤
而不屈履天下之至險遇天下之至變而不駭且亂中
立而不倚內省而不疚惡乎一也苟得志雖富且貴焉

堂大任不廟堂之上決大以於人主之前一言定國不
變色而利澤如神民若舉而措之惡乎畏也吾聞之天
體物而不遺人於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念
慮有一不誠焉事動有一非禮焉雖至微也而人
偽恣之天命幾乎息矣操舍之頃存亡之幾也敬怠之
萌吉凶之辨也今君之畏詎不以是而能吾知之矣以
是而畏之唐虞三代之聖人猶故之業三致三慄翼
翼聳不能一朝夕寧也書曰迪畏蹈而畏之也又曰
寅畏敬而畏之也又曰抑畏讒而畏之也皆所以畏天
也詩曰胡不相畏小人無所忌憚不知天者也不知天
者不當為而為也知天者不當為而不為當為而不為
不為之故其畏也非惟怯也非委靡也又非有操切之
者昊天曰旦与尔游衍昊天曰明与尔出王君子知之
故無不畏仲尼著其三其致一也余与劉君皆學仲尼
之學者而余惟怯委靡恒患不操竊觀於劉君方其與
時體身危亡疾疫之中奉其母夫人以行歷數歲而返
予鄉閭高年無恙不失人子之道一弟二子自為師友
不廢義方之訓雖在宦非其志也邑人覲之官事不廢
而集其立心行己於余矣在吾之乾以惕無咎在震
以恐致福君何失乎以君之恐恐之心求免於戾則非

也天下有仕者道遠而貴者不與焉者吾於君之名室
寧不重有警云示兆教祥之然夏五月記

愚齋記

趙氏兄弟合食而居者三人伯明備其先業尤精於方
術求其診療者悉趨而赴不相二於錙銖之報人以此
德之郡長佐馬伯章之父年七十矣數致伯明視疾無
老幼視之咸愈伯章曰吾祿不足於養何以報之君子
贈人以言吾以伯明之義告諸君子幸為我張之伯明
曰吾何足以辱此吾有室曰愚齋願得胡先生一言記
於吾足矣它日來請余以為天下之利人爭取其厚

天下也名人爭取其美太史公所謂焦神極能為重精
者寔存乎此而名為貴今不求其美而自託於愚無乃
過乎試以而術言之人懸命於天有疾而寄之於醫按
尺寸切動靜其要在脈其候崇矣推而內外推而上下
欲知其變先詭其常欲知其始先建其母由陽而別之
知疾病之本由陰而別之知死生之期不智而強之乎
病有從逆有喜恒有表有裏有過不及兩之以九竅之
變之之以五藏之動驗之以六運之化調之以百藥之
味之殊性異唯所用焉病同治異唯所適焉以平為期
不失其正不賢而獻之乎起死存生將危明愚於永至下

工十不失五次工十不失三
二十全必非不賢不知
者之所能也自僦貸季以來若艾伯雷公見吏區其人
皆樂於神聖非位賢智而已其後若秦和越人淳于意
雖不及古之神聖其人皆賢知也又其後若張仲景華
元化徐成伯許智歲之屬亦非不賢不知而能其術也
伯明之所得之先君子而先君子蓋有所受矣其有不
本於是其子之途轍乎苟本之固神聖賢知之事也豈
愚者而能之乎伯明習其事亦既能矣則所謂愚者何
有哉周人鑄鼎儷齒其相而遺珠罔象得之君子蓋
惡夫智巧焉今世之捐一壤者踴躍相鶩於時殫極權
數亦所意欲不遺秋毫計其用心未有不以為智為賢
也由君子觀之其性鑿矣其情蕩矣曾穎蒙之不若者
亦甚矣天以昭昭者全賦於人參為三極物莫不靈焉
非純樸無以養其真非沉默無以保其和非敦厚無以
致其遠非深潛無以極其奧純朴也沉默也敦厚也深
潛也不幾於愚乎則伯明之齋雖謂之愚可也伯明之
暨人皆知之其愚未有稱者唯於余頗有合焉其弟梓
友居南山中將黜聰明屏書欲又視人世其必厭然於
余言矣

芳潤齋記

烏傷細則養浩受業于潛美宗先生定業成文賦史部
京師益磨切其學于四方之賢士四方來者莫不與
顧與之交公卿大夫言于

朝將用其所長養浩固卑讓引而東歸闕室以爲讀書
之所扁曰芳潤以求其歸宗于六經乞文爲記余請訪
諸其師以爲潛溪當世儒宗乃以文顯于之文又酷似
之何以余言爲我養浩口先生非西河之人奈何以此
語我先生吾師之友即吾師也願以告我余聞之不能
奪其志迺爲之言曰天下之物莫不有聲色臭味之可
好而載德之在天下非有聲色臭味如物之可好而惟

儒者好之其曰芳潤者自晉陸機有是言人傳讀之
藝之文曰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禮樂也樂亡而禮僅
存其三曰儀禮也周禮也禮記也漢儒樂而言之以爲
六藝史遷曰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窮年深究其說歷
世不能通其學聖人之學難也若夫秦泗于漢
加之傳註日以滋蔓故一習於訓詁者專於專門流於術
數者拘於災異否則謂之平正已者謂之有詳有得也書
通於幽明之故事紀夫以一事之實何原於詩也詩以
道情性之心春秋以禮法戒之虞何原於書也禮以
正行樂以和心又若夫禮樂之作儀儀之則風氣流行會

同之化非徒謂說其於第一則又何有也無亦以其辭為
已乎苟以其辭則有野畫一果列聖雖於渾一而
有不同至固而重矣每必一及用之漢失其本或善夫
子夜而繁之則之云不備之聖讓猶洋之然望之若迷
測之而愈莫江河不之以為深廣而高舉也豈
尊家之莫不更以為粹而盡之世不足以為美夫是
酒不亡一為其難居樂矣不以此為腹味乎此者心
意道之也故也粹而美之深廣而高舉也豈
下之物而無有厥敏也此世之為若謂沽飲天下
多矣春秋以來皆屈原首况之一在職編書管仲

馬遷劉向揚雄之在漢韓愈柳宗元李翱之在唐歐陽
脩蘇軾曾鞏王安石之在宋皆得其膏馥涵揉揮灑爭
辯擅長於作者之場機也固其靡者身由具入洛雖少
年才藻秀養而氣不揚德不勝但得乎其濡沫与弟雲
吹噓以冠一時方之作者曾不之以希建安七子之後
欲以議乎六漢之上相去益以遠矣鳥觀道之大全其
文者蓋道之器也德備則道幾道幾則言之有本者如
是舍本而末求得其言不得其所以言辨兩漢唐宋魁人
傑之士雖氣駕志其平生之力未能極其淵源之所如
往者聖人達極以身為法於天下惠無以周天下之

衆及楚之之迷於是者之為經學者生乎聖人之後讀其語讀其書上無以身體之以心會之則聖人之道不立於書而在吾心矣聖人不能有加於吾之性天地萬物之理皆吾性所固有也吾於是而得之亦不難有如水之於魚之於鳥得於天有固如是特因聖人有以啓沃之而信吾之本然者耳世儒習而不察聖學不明及宗二程子出於濂溪之門如蘭揚之以承聖緒晦菴朱子益加討論以一家說然後聖經賢傳說者正疑者缺晦者明如日中天士得而讀之如出三代之前宜其坦然由之而無疑世之為於自信者何其鮮也能任重者

又益未之見焉氣卑習陋文獻日以替矣吾与潛溪初且老矣無能為矣養浩游於潛溪之門既得其學出其所以長是以用世願乃遁就淡泊使事於聖賢經傳既窮年以此其志豈徒在於口耳五寸之間而已哉余故即其書而推論古今得失者當務求其本六經之旨昔人以為列天地也立君臣也親父子也別夫婦也為兄弟也明貴賤也決朋友也吾過養浩見其館人王氏長幼于餘指舍族以居父子親兄弟睦恂習為孝友禮讓而養浩嘗周旋進退其間為之軌度記之經解所謂六教者養浩有之矣道之遠美成在久則余所望

也 兵武十三年冬十二月四日 明高記

